

◎人生絮语



予你春日

无数个寒夜散尽后,春天来了。寒夜不再对暖意围追堵截,二月早春的浅浅内涵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显露在人们面前。河水开解了,粼粼的波光里开始有游鱼的身影,它们远离水面,只在河中心和水底缓缓游动,水底的青苔和水草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活过来,它们依旧带着去冬的青灰色,懒洋洋地卧在水底的石头上,等待春天的第一缕风和第一场雨染绿它们。芦苇荡摇曳,在晨光里半梦半醒,晨练的人们经过它们,将干枯的芦苇叶摩擦得刷刷作响,枯叶落进河水里,荡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这是春光的最末端,它坚硬、顽强,需要无数个温暖的白日来唤醒。

冬雪过后,塞外的第一场雨要很久之后才会到来,它比春水更冷,比春草更晚,总要千呼万唤才会姗姗来迟。到那个时候,山峦、草木,以及蛰伏在水下的鹅卵石都会醒来,密密的雨帘细如羊毫,将沉寂了一冬的缝隙和裂谷填满,叫那里也盈满春的气息,充满生命萌发的可能性。空气里开始布满种子的味道,潮湿的泥土里充满诱惑,也许只要一夜之间,绿色就会潮水一样漫上土地,蒲公英撑着小伞四处飞舞,将春天的讯号传至各个角落。窗外躁动不安的野猫叫了一夜,它也在急切地寻找春天的突破口,绵密的皮毛在廊柱上一摩擦,春天的意味就陡然浓厚起来。

春天最美的不是处处春意盎然、鲜花盛开,而是落英缤纷、落花无数。龚自珍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林清玄先生说,这是多么优美的境界,一朵花化作了春天的泥土后还护着另一枝花,而花是不可能永远开在树上的。小时候学到这首诗时,只知道它讲的是奉献精神,然而那时体会尚不深刻,直到看到林先生的解释,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蕴含着那么深刻的意味,值得回味。

诗意的人在看到落花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一定不是惋惜之情,而是浓厚的浪漫,他们的眼光会穿过满地残败的落花,穿过眼前正在盛开的鲜花,想到另一朵花的馥郁和芬芳,再联想到它的萌芽、含苞和绽放,即使盛极后凋谢了,也很快会孕育出另一朵花来。如此想来,春天的生命永远没有终结和尽头,它生生

不息轮回不止,从容不迫地接受和面对命运的一切安排,无论萌发还是凋谢,都自有一番安排。

春天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过好了这个阶段,夏秋缓缓发力,就能平稳度过寒冬了。季节的厉害之处在于,既能用一朵花代表一个春天,就像范晔与陆凯间“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友谊一样,一朵花就能代指整个江南艳丽的春天,也能用整个春天铺陈一朵花的渴望。无论是花还是春天,它们都与一颗种子的作用相类似,有了这颗希望的种子,生命就能缓缓萌芽,梦想就能慢慢抵达,再远的山河,再远的未来也终有一天能到达。于是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祝福不是万事胜意、心想事成,而是将春日予你,有了春天,就有了夏,有了秋,有了冬,有了源源不断、永不凋零的未来。

予你春日,春日予你,亲爱的,这是我最真挚、最深切的祝福。

文/李 娜

◎生活拼盘



洗石磨

穆德远说:老了。

老了的穆德远穿过一片空旷的麦地,洗他的石磨。

石磨其实已没人要了,但穆德远洗得很干净,一丝不苟,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到自己的窑里。

穆德远的窑在一道土坡上,穆德远洗了一辈子石头,自己却住在一孔土窑里。我认识他的那天下午,地上刚刚洗完了一副石磨。早上去地里干活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穆德远直起身子,手上提了把菜刀,先去地里砍了一苗白菜,秋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脑门上,鸟叫了一声,穆德远说:家去。

我一回头,炊烟已起了,空气中有一缕淡淡的雨腥味,雨就来了。落下来的时候,好像谁喊了一声,整个村子被唤醒了。

有一个牧牛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靠近我的地方,有一个大嫂,她芳唇微启,忽然忍俊不禁,笑得如刚刚闭上的花朵,张开花瓣,馨香入耳,仍不能掩住芳菲,穆德远也笑起来,笑逐颜开。

以后我才明白,乡村生活不需要任何理由,饱满而朴素,可以一个人笑出来,然后在田野上唱歌或睡去。

墨绿墨绿的田野,和黄泥屋舍构成最和谐的田园生活。水漫过脚踝,麦子也疯长了几夜,一

头牛扑过来,草木疏朗的一年,出人头地的过去了。

有一天,枝条伸展的一个黄昏,穆德远拔开茂盛的草木,将一副石磨送来,锦绣一般的月色上来了,夜晚是欢欣和激动的,星星结上了露珠,难得开出了一小片水晶,在黄土高筑的树丛里,青青石磨让我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前景。

旷野依旧敞开着,穆德远在一面上土墙下,又洗出了一副石磨,一头驴牵着它,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仿佛天和地摩擦了很久,终于和好了,穆德远露出了笑脸,雨水从头发上滑落时,穆德远也佝偻起了身子。

终于在一个黄昏,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尘组成的旷野,穆德远再也洗不动石头了。草木埋得暗无天日,他把先前洗过的一副石磨,栽进土里,浇了点水,夜里落霜,穆德远拎了一把铁锹,平整了门前的小路,出门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穆德远去了哪里,就赶了一辆马车去寻他,出村时,看见穆德远远去的道上,有一些新鲜的爪印,黄昏正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村里,才发现昨天还吃奶的孩子,现在已踩得大地咚咚响了。文/王建中

◎寻味日志

腌香椿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图文,内容是关于腌香椿的那些事儿。这个所谓的不同就在于这块儿小压菜石的不同,它是一块儿被玉化了的收藏石。我用这块儿石头也实属无奈,记得以前家里有过类似大小的小石头,为的就是用瓶子腌菜时使用。当时菜腌好后,不知道被哪个枪崩货连瓶子带小压菜石都拿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前几日我腌制香椿,普通的小压菜石没有了,正当我束手无策准备去工地找几块儿小石子的时候,传女子说:“你书柜上放着那么多的石头还跑出去干嘛了!”我先是不解地刮了她一眼,接着就认同了她的想法。走进书房从收藏的小石头里找了一块儿大小适宜的玉化石。这样就有了如下的信息发布:

“传女子网上购买回来的香椿多了,她让我腌点儿,说是拌上面吃。按照网上搜来的腌制程序,把香椿放在锅里用滚水焯了一下,控干,最后放盐塞进一个瓶子里,没有一块儿石头压着心里不踏实,怕坏了。管它的,玉石也好,玛瑙也罢,只要香椿腌好比什么也重要。这大概就是生活的真谛吧!”

帖子发出去,跟帖子的朋友络绎不绝。这些帖子里五花八门,当然都是一些满满的正能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巍子说:“山东这边好像是

用盐搓完再腌制,搓搓打蔫了再腌。”我立马意识到犯了一个错误。“哦!搓了?我没有搓,只是用盐拌了一下。有道理,我倒出来搓一下吧!”这时在一旁做饭的传女子不耐烦地说:“穷折腾啥了?”我心想:“管我的了,败家子!”就这样我把刚刚塞进瓶子里的香椿又用筷子捞出来,搓着香椿,而后拍了效果图给巍子汇报了才算歇下心。

齐伟调侃着说:“远方和苟且不冲突。”我说:“对!不冲突。其实眼前就是远方,关键是要敢想敢做。”想一想也是,石头和玉石本来都是石头,只不过通过上亿年的地质构造,一个被挤压的变质了,成为玉了;一个被暴露在外,没有受到挤压磨炼,它就成了块儿普普通通的石头了。

苏文丽说:“香椿可是寻上好婆家了。”我知道她的话外之意是说我腌香椿还用的一块玉化了的石头压了,规格也太高了。接着就是诉苦说:她们婆家准格尔旗“柳青梁只有苦菜。”我告诉她:“这几天的苦菜最好吃。民间说:三月三,苦菜芽芽往上蹿。马棚卖70元一斤。去年这个季节我去马棚沿黄河游,贵的没舍得吃。返回清水河相对便宜才吃的。”我心里想你要是能给我从柳青梁掏上一篮苦菜那该多好呀!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淘宝爸爸羡慕地说:“这腌出来的香椿味道绝对不一般。”我也只好附和道:“是呀!玉化了的石头。”其实我又何尝不懂的这只是一个诙谐幽默的自欺欺人,就权当是4月份过了两次愚人节吧!

有的人说:“奇石可惜了吧?”“香椿奇石,身价更高啦!”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可惜不可惜的问题,何况是压上一次菜这块儿玉石就身价下跌了吗?不是!不是!此时,我想起我的家乡鄂尔多斯达拉特旗,过去满山遍野的石头都是拿来盖房子打地基和垒猪圈用的,那些光滑一点儿的,长得顺眼的被乡亲们根据自家的瓮和坛子的口径大小,捡回来做压菜石用。在那苦难的日子里,家家户户起码有十几块儿压菜石,就和“镇家之宝”一样,因为这些石头是家里生活的辅助工具。前几年,突然有人说这些石头是玉石,而且还给它取名为“鄂尔多斯玉”。于是,一夜之间漫山遍野一下子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一堆人,疯狂地捡石头,只要是稍微光滑一点儿的石头全部被捡走了。

更有甚者还把老家祖屋里原来压菜的石头也搬走了,心里做着发财的梦。据说有的企业还专门建起了玉石加工厂供那些捡玉的人和加工玉石的人租用了。可是后来好像也没听说谁发了财了,似乎那些加工厂也塌了。

腌香椿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可它折射出来的是生活乐趣。

文/杜洪涛

◎闲看简说

包装的大智慧

朋友回国,给我带来一瓶酵素。包装极精简,没有外盒,大肚子小嘴的白色2号塑料瓶,细脖颈儿上扣一顶透明的直筒帽子。瓶上的包装纸印刷也素淡:亚光的蓝灰和暗紫,传统手工土布上经典不衰的颜色。因为渐变,蓝紫过渡处的颜色略显陈旧,很有一种荆钗布衣的感觉,像街坊里巷里质朴勤勉、身形微胖的小嫂子。

可是用起来,发现这小嫂子真是蕙质兰心得心应手——直筒帽除了外盖还是量器,跟里面的小瓶盖一个量水一个量粉,各司其职珠联璧合,没有一点多余的地方。调配起来用量精准,又用不着为配方中要求的几盎司和几克绕脖子。我起初对那酵素,其实并不了解,后来听一位养生达人点拨,才知这牌子在业界名头响亮,再看这胖瓶儿,又觉得有点像青山云水间深藏功与名的高士,抱朴守拙、不动声色。就像“姐不在江湖很久,可江湖一直有姐的传说”……要的就是这个feel。

这几年喝茶,习惯去一家网红店。尤其喜欢他家的招牌碧螺春:幼嫩的芽尖上,茶草细软绵密,捏一撮丢在雪白的杯底上,像绒毛乍干的雏鸟。包装看似寻常的铁罐,却也藏着小心机——双层盖子的内侧打了小孔,用小清晰的插画贴纸蒙着。一罐茶喝完,把盖子上的贴纸揭开,里面总静静地藏着一两颗种子,像古时候待字闺中的小姑娘,不知道名字,自然,也不知道相貌。如果好奇心重而且喜欢绿植,一定要它拿出来,把底下也打着孔的茶叶罐子装满土扣在盖儿上,就成了附带接水盘的小花盆。看着附赠的种子,在罐儿里萌芽破土,开枝散叶……那种成长的惊喜里,是店家巧妙而撩人的满满心意。

前两年陪读时,先生在附近市场上买回一盆旱金莲。一大蓬圆溜溜的微型小荷叶中,泼辣辣地挤满橘红色的单瓣小花。我嫌它土气,没有带回来,先生却对它的热情质朴念念不忘。那天喝茶聊天时,我偶然揭开茶罐盖子上的贴纸,滚出来两颗脑仁儿一样的种子,我好奇地到网上一搜,原来是它——旱金莲!我手上没有富余的花盆,直接把它丢在了茶叶罐里,竟也长得一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虽然迷你,也有一点“莲叶何田田”的腔调了。

先生心愿得偿,笑着感叹缘分不可言。聊起过去好些年里,见过听过的那些包装盒子上,浮光掠影的豪气奢靡,不免荒诞可笑。欣喜之余,大赞这个包装创意聪明走心——删繁就简,物尽其用,是人生的大智慧了。文/阿简